

大家
书系
DAJIA SHUXI

名家随笔经典

宗
璞·著

LIANSHAJI

敛沙集

主 编 阎纯德

副主编 谢冰玉

长 春 出 版 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大家
DAJIA SHUXI

宗 璞 / 著

LIANSHAJI

联沙集

主 编 阎纯德
副主编 谢冰玉

长 春 出 版 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敛沙集/宗璞著. —长春:长春出版社,2012.1

(大家书系·名家随笔经典)

ISBN 978-7-5445-1991-5

I.①敛… II.①宗… III.①散文集-中国-当代②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231836 号

敛沙集

主 编:阎纯德

副 主 编:谢冰玉

著 者:宗 璞

责任编辑:谢冰玉

封面设计:大 禹

出版发行:长春出版社

发行部电话:0431-88561180

总编室电话:0431-88563443

邮购零售电话:0431-88561177

地 址:吉林省长春市建设街 1377 号

邮 编:130061

网 址:www.cccbs.net

制 版:馨元工作室

印 刷:长春方圆印业有限公司

经 销:新华书店

开 本: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字 数:190 千字

印 张:11.75

版 次:2012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201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25.00 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厂联系调换

印厂电话:0431-87972223

文学魅力与散文精神

——“大家书系”之随想

一

当今“时尚”的潮水似乎已经漫过了世俗堤岸。在这个“什么都不缺”而缺少文化的时代,有一种在野之气大有拟将“高雅”挤扁、压烂之势,但是文学并非无所作为,饥渴、茫然、寂寞、郁闷的精神和心灵依然需要文学来疗伤,“缺氧”的空间,依然应该有文学强劲的呼吸。“文学”作为精神食粮,有资格以其高尚的道德、理想、正义精神来温暖人心。这正是编者与出版者推出“大家书系”唯一的出发点和希望。

二

书写文学的发生,始自文字产生之后,文字使文学有了赋形的外壳。所以,人类语言与文字及人类对于生活观察与思考,是文学产生的基本条件。

中国散文蛛丝马迹地寻根溯源,其血脉可以追溯至甲骨卜辞、易卦爻辞、铜器铭文,它们是中国最早的“散文”,尤其是《周易》已具有散文的文学雏形。时至春秋战国,“百家竞作,九流并起”,著书立说,各具风采。《论语》风格简练,“含义深远,雍容和顺”,寓意深厚;《老子》无为而治,朴素辩证;《墨子》语言质朴,逻辑性强;《孟子》大气磅礴,锋芒显露;《庄子》奇幻斑斓,想象浪漫;《韩非子》论述严谨,雄辩锐利。它们是中国浩瀚散文长河之先河。

关于散文概念,一般都认为它是“西学东渐”的产物,或者以为是译自西方。事实上,中国“散文概念首创于佛门”^①,最早出于佛徒口中,从韵文到无韵之文

^①马茂军:《宋代散文史论》第4页,2008年,中华书局。

“散语”，再到散漫随意之文“散文”，话语体系逐渐形成。北宋沈括以降，文人的散文文体意识越发明确，可见中国散文的历史，上承“孔孟之温文肃穆，庄列之飘逸灵动，史传之厚重笃实，唐宋八家的风骨兴寄，晚明小品的洒脱情趣”^①，经历代文人的刻意营造，使古代散文精神深入文心，形成了抒情、议论两大形态的优秀传统，并不断得到发展。及至20世纪“五四”新文学运动，中国散文进一步革新洗礼，推陈出新，个性解放，经历了一次“从古代到现代”的转折，使之从贵族化走向平民化，形式得以拓展，思想得到提升，风格更加多元，使历久而不衰的文体和人文精神传统得以弘扬，使之成为20世纪以来中国文坛的重要文体形式。鲁迅在《小品文的危机》中说明末小品“并非全是吟风弄月，其中有不平，有讽刺，有攻击，有破坏……到五四运动的时候，才又来了一个展开，散文小品的成功，几乎在小说戏曲和诗歌之上”。朱自清也说，“五四”时期，“散文的确是绚烂极了，有种种的样式、种种的流派，表现着批评着解释着人生的各方面，迁流曼衍，日新月异”。从清末算起，在那个“挣扎和战斗”的时代，多数作家终于发现了自己，经过章太炎、梁启超、鲁迅、陈独秀、胡适、周作人、茅盾、郁达夫、林语堂、梁实秋、朱自清等一代人的耕耘，使散文在承袭传统、吸纳欧美之下，生长了新的精神。

写景、抒情、议论是散文的基本艺术形态。它的自由就在于能言己之所言，抒己之所想，既可以写“风花雪月”和“悲欢离合”、苦涩的“闲话”和清幽的“心态”，也可以通过各色人等和社会世相提出批评与呐喊。

散文写作无定法，有的偏于叙事，有的富于抒情，有的长于议论，因此便有了叙事散文、抒情散文和议论散文。

散文与随笔是一对无法分开的连体婴，如果叙事或抒情多了，人们会说这是散文，如果议论多了，就说它是随笔，人们又常常连说为“散文随笔”。

以文学形态而论，小品与杂文亦属散文。小品与杂文亦是自古有之，宋玉的《答楚王问》、枚乘的《七发》、扬雄的《连珠》、韩愈的《杂说》，都是大家公认的这类文体。这种文学形式，到了近代，多以议论为主，形式短小，言简意赅，内容广泛，风格犀利、尖锐、深刻，冷嘲热讽，幽默风趣，鲁迅视之“是感应的神经，是攻守的手足”，是“匕首，是投枪，能和读者一同杀出一条自下而上的血路来的东西”。由于鲁迅等先驱的耕耘和开拓，小品或杂文，逐渐成为一个独立的文体形式，延续至今。随着社会和文学的发展，从散文中又分离出通讯特写、报告文学、传记文学、游记文学等独立的文体形式。

^①刘登翰、庄明萱、黄重添、林承璜主编：《台湾文学史·上卷》第429页，1995年，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

三

20世纪“新时期”之后,散文研究有了新的拓展,理论层面得到了升华,林非、余树森、刘锡庆、楼肇明就是其中的佼佼者。

林非著有《中国现代散文史稿》、《散文论》、《散文的使命》、《林非论散文》等,“史稿”被誉为散文史研究的“拓荒之作”、“散文转型初期的代表作”,他的《散文创作的昨日和明日》被称为“里程碑式的篇章”。林非说,大散文兼容文学家、学者和思想家的多种素质,散文必须脱离和摒弃低俗,关怀民族命运和人类生存境遇,“艺术上超越保守与平庸,实现革新与创造”;但是散文往往被误解,“认为它最容易撰写和驾驭,完全忽视了要达到它的美好境界的异常艰难之处。因为浓郁情感的勃发和深沉情感的升华,都无法大量和永远地涌现出来,更何况还得天衣无缝地融汇于形象和文字里面。”刘锡庆《散文新思维》和他的演讲,为散文“弃类成体”做出了贡献。他强调散文的主角是自己,好散文必须“以我为主”,其个性和心灵是赤裸的,是自我心灵生命和人格魅力的艺术外现。散文的向内性即万物内化,其特长在于表现内心,关注人类的“内宇宙”,一切事物没有心灵的过滤和沉淀,就不可能有散文。散文之优劣要看是否运自由之笔写我自得之见、抒我自然之情、显我自在之趣。散文的基本原则是真实,好散文必须有魂作核、以真情为骨,不拘泥于外在的语言形式。他还提出散文写作的五个层面说,即生活层面、情感层面、性灵层面、心灵层面、生命体验层面,这些真知灼见都为我们认识散文打开了一扇天窗。

四

文学的神髓是思想。20世纪“新时期”以来的散文经历了“伤痕的控诉、理性的反思、文化的寻根”,曾经的热烈回到温和平淡的“恒温”状态,使散文有了常态。

文学要有益于天下与后人,既要承传文明,又要发展文明。“散文创作最重要的是思想境界,这是中国散文的传统。因此,散文的趋向永远应该是大境界和语言美。”散文之道就在于从思想和感情的层面来体现人生的大境界、大情怀和人格。谢冕坚信一个人的境界和胸怀有多大,他的文字就有多远。在他的散文里,我们感受到的既有诗意的狂欢和富春江般的激情,又有悲怆婉丽、忧患重重的文化意韵。

阎纲说,“文学者,情学、情欲学,情根于爱”,“古今至文多血泪,散文尤甚”,“情之所至,缘情成文”。他的体会是:没有独特的发现,没有触动你的灵魂,不要动笔;没有新的或更深的感受,不要动笔;没有传神的感悟和深邃的细节支持不动笔(艺术细节是魔鬼);求精短去辞费,不减肥不出手。他还说:“心灵对立构成

艺术哲学。艺术的魅力源于善恶、美丑的势不两立,透过情感的反差、碰撞,凸显出深度的人格美、人性美。”

散文是写实的,这“实”自然是自己的实;散文是写心的,这“心”自然是自己的心。散文的境界和个性是多元的,或“载道”,或“言志”,或辛辣,或平淡自然,或闲适幽默,都可以写出优秀的作品,这也正是作家笔下相异的“个性”。作家眼里的山水、生活、爱情、友谊、仇恨、遭遇、情绪与欲望,都是自己的心灵告白。

创作实践浇灌出的心得体验是刻骨铭心的。在自己的作品中,张抗抗相信“‘自己’是唯一重要的,‘自己’意味着个人、个体、个性;意味着一个真切感受着世界的痛苦和欢乐的生命活体、一个热情地生活过、冷静地思索过而后留下的私人笔记”。她“按照自己习惯的写作方式,在散文和随笔这些相对自由的文字中,在这些不需要精心虚构人物和情节的篇章中,给自己开一扇透气的窗户……如果说,小说通常是在替别人说话、对别人说话;小说中的‘我’,大隐隐于‘故事’。如果说,小说的叙述者是生活的‘旁白’,那么,散文随笔便类似于‘独白’了。在散文和随笔中,我是显形的,我只对自己说话——我行、我见、我读、我想、我爱、我恨……用坦诚率真的文字——我记下!”她还说,“假如我始终把自己深藏在小说里,我会觉得憋闷、委屈、难受。所以我想方设法要攀上散文的救生圈,浮出水面来歇息。我不是一条遨游于深海的大鱼,而是热爱海洋和陆地的一种两栖动物。我如此强调坦诚而真实的‘自己’,恰恰是为了寻找自己与他人之间的‘异’与‘同’。因为,每一个独立而具有尊严的个体,都是构成我们理想中的公民社会的基石。”

陈启文也说,“我是一个职业虚构者。但在年过不惑、走向天命之际,我越来越觉得还有比写小说更重要的事情要做,近年来投入大量精力写作‘共和国国情系列’长篇报告文学和人文随笔。前者让我从书斋重返大地,走向比虚构更复杂严峻的社会现实,这甚至是一种逼迫。而后者则是我对历史与现实的叩问与反思。在文化的自省中,又可以获得超越现实的感受……如果不立足于坚硬的现实,也不可能真正抵达精神现场。当虚构的文学在现实中变得越来越虚弱,甚至沦为炫奇弄巧的把戏,我一直在渴望,文学能够找到一种直接有力的方式,以担当的勇气获得属于自己的行动能力……我认为人文随笔是真正的非虚构写作,它必须真实面对生存、自由、平等、人的权力和人的尊严等等绝对不能虚构的问题。它不是为写作而写作,没有花架子,也不必在叙事上有过多的营构,都是掏心掏肺的言说,这正是散文随笔的正途与大道……它是可以赋予重大意义的文体。它的自由以及言说的庞杂,它海纳百川的包容性,人性,诗性,智性,理性,神性,个性,它的端庄、严谨和内在的遒劲的张力,特别适合由汉语来承担。”

“一个人的生存态度和精神生活,决定着作家作品的质地”,这是赵玫的文学

信念。她非常重视文字,一直认为“文字是文学最基本的部分,于是我始终坚守着对文字的痴迷……语言不仅要负载故事,还要承载思想,所以小说也应该拥有诗一般的语言和意象。于是我一直在努力尝试着,让语言的苛求甚于故事的铺陈”。她喜欢变化,喜欢新的尝试,“任何创造性都来自对以往的背叛,关键是能否颠覆你自己”。她还说,“我一直喜欢‘形式’的追求,因为其中可以体现创新的手段。形式是一种很微妙的载体,既具体又形而上……我喜欢将这个概念融入情感乃至思想的认知。新的方式必然会带来新的哲学。有时候景象就是思想,形式也就自然而然地负载了心意。我希望我的作品中充满形式感,诸如意绪流淌、时空倒置、凝固或运动的文字,画面般的描述,音乐般的交响,乃至句式、标点、字体的变异。总之形式会在任何不经意处生出无限深意,进而改变文本的走向……”

五

作家眼里的文学,常常是相同的,又常常千差万别。他们因为自己的创作实践和文化因缘的差异而从不同角度审视文学。真理不是唯一的,但尘世间的人生和情感是绝对真实的。

宗璞以小说为旗名满天下,其散文也写得朴实、真切、感人。许多年来她身体欠佳,却一直坚持写作,说自己的“工作像蚂蚁衔沙,一粒又一粒。只希望能使写的历史向真实靠近”。写作一如炼丹,“炼丹需要真火,真火是靠生命燃烧的。”“掌握炼丹真火的是人物”,她说的是小说里的人物,其实她就是这样令人感动不已的人物。她真诚地对待写作,希望“在尘灰中磨洗出湮没的历史真实,让诗意的向往飞翔起来”。她还说:“书更多是给后来人看的……当然,这要看书中人自己是否有生命力,在时间的长河中,能漂流多久。”她说的是自己的作品,这之于整个文学、文坛和所有的作家,如何在历史长河中经得起淘洗颇为令人深思。

中国散文传统根深叶茂。乐黛云认为“非常个人”的散文应有“三真之境”,即真情、真思与真美。“时日飞逝,多少文字灰飞烟灭,早已沉没于时间之海,唯有出自内心的真情之作才能永世长存,永远激动人心。真情从来是文学的灵魂。”中国文学传统以情为核心。她援引公元前300年左右的郭店竹简以示中国文学之传统:“凡声,其出于情者信,然后其入拨人之心也厚”,“道始于情,情生于性……凡人情为可悦也,苟以其情,虽过不恶;不以其情,虽难不贵”。

“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这“形于言”才是真情是否能传递于人的关键。而“情景相触”构成意境,又是成功地“形于言”的关键之关键。

梁晓声认为“杂文与人的关系如同严父与诤友,警告我们断不可怎样;而散文与人的关系,则如同慈母与红颜知己。‘慈母’教我们领会真与善的人性要义,

‘红颜知己’影响我们从真与善中发现美”。

刘锡诚是一位民俗文化大家,说“文人虽不务实学,却爱解剖人生”。这很有哲学深意。“真正的文人多自谦,戒浮躁,胸怀平常之心,甘为边缘人。粗茶淡饭,布衣裘褐要传世,自然得有思想与艺术。”

以双语写作为己任的黄晓敏,没想到中文写作的欲望竟然萌生在寂寞的异国他乡。她说“拼音文字要你走进里面去寻找它的节奏,象形文字除了节奏,还有画面和诗意的锦绣:华丽和冷清,理性和调侃,热闹和凄凉,鲜花和芳草扑面而来,多年后,汉文字的魅力,在与母语几近隔绝的天涯,重识了故乡的芳草。在海外用中文写作是跟故乡对话,是某种形式的回家。两种语言的交替使用,好像听完音乐后再来享受绘画。在这远离故乡的天涯,用中文写作就是我的假日”。言为心声,这从灵魂里喷涌出来的语言,令人温暖,令人动情!

作家们这些来自创作实践的灵光,是经思想、感情和时代一起千锤百炼而成的肺腑之言,无论对年轻的作者或对读者无疑都有宝贵的启迪。

六

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文坛开始拆除栅栏,80年代初的巴金真话,又使散文得到一次反思和自新。有“解放”就有新生,30年来散文的繁荣是一个事实,女性散文、学者散文、文化散文、新生代散文,后浪赶前浪,不断发展。贾平凹自创刊《美文》以来则一直鼓呼现实感、史诗感、真情感的大气魄、大境界、大气清正的時代“大散文”,强调散文的平民意识和创新精神。穆涛说,“生活在你之外,真实也就在你之外;散文作为最直接的一种文学品类,应更有力地介入当下生活,发出自己的声音,并把自己置于无法逃避的境地。”作家的耕耘与思考,都是散文发展繁荣的阳光雨露。

写作很像一朝分娩,有痛苦,也有欢乐。我们记忆里清晰地保留着鲁迅的辛辣、周作人的闲适、老舍的幽默及大家们的思想艺术之光。作家们越来越多地自觉行走在人世间那个最庞大的队伍中。他们的真情言说足以证明散文的尊严与神圣。“大家书系”是作家提交的一份包罗万象的“私密档案”,从不算遥远的过去浏览至今,既有忆往的苦涩,也有当下的欢乐,既有思想的锋芒,也有艺术的鉴赏,文化与历史,国内与国外,现实与幻想,这个多元的精神展示,算是献给2012年的一个礼物。

丛书主编 阎纯德

2011年11月12日于北京半亩春

目录



【总 序】

文学魅力与散文精神

——“大家书系”之随想/阎纯德 / 001

【自 序】

冬 至(代序)/001

【第一辑 念之沙】

柳 信 / 002

一九八二年九月十日 / 005

九十华诞会 / 008

心的嘱托 / 012

三松堂岁暮二三事 / 015

向历史诉说 / 019

蜡炬成灰泪始干 / 025

他的“迹”和“所以迹”

——为冯友兰先生110年冥寿作 / 029

漫记西南联大和冯友兰先生 / 033

《新理学》七十岁 / 040

《冯友兰集》序 / 043

水仙辞 / 046

久病延年 / 049

向前行走 / 051

【第二辑 忆之沙】

1966年夏秋之交的某一天 / 054

京西小巷槐树街 / 059

小东城角的井 / 061

梦回蒙自 / 063

烟斗上小人儿的话 / 066

散失的墨迹 / 068

绿衣人 / 071

酒和方便面 / 073

从“粥疗”说起 / 076

药杯里的莫扎特 / 078

星期三的晚餐 / 080

从近视眼到远视眼 / 083

告别阅读 / 086

扔掉名字 / 089

变 迁 / 091

【第三辑 行之沙】

促织,促织! / 094

比尔建亚 / 096

西湖漫笔 / 097

墨城红月 / 100

爬山 / 102

鸣沙山记 / 106

三峡散记 / 108

三访鳌滩 / 112

养马岛日出 / 114

三千里地九霄云 / 115

澳大利亚的红心 / 119

羊齿洞记 / 123

奔落的雪原

——北美观瀑记 / 126

在黄水仙的故乡 / 129

彩虹曲社 / 131

【第四辑 仰之沙】

没有名字的墓碑

——关于济慈 / 134

他的心在荒原

——关于托马斯·哈代 / 137

写故事人的故事

——访勃朗特姊妹的故居 / 142

看不见的光

——弥尔顿故居及其他 / 146

感谢高鹗 / 149

【第五辑 读之沙】

耳读《苏东坡传》 / 156

耳读《朱自清日记》 / 160

耳读王蒙旧体诗 / 163

吴为山的雕塑 / 166

附 录

衔一粒沙再衔一粒沙

——在《南渡记》《东藏记》研讨会上的
发言 / 169

在复旦大学研讨会上的发言 / 171

新春走笔话创作 / 172

编后记/杨 柳 / 175

目 录
敛沙集



柳 信

今年的春，来得特别踌躇、迟疑，乍暖还寒，翻来覆去，仿佛总下不定决心。但是路边的杨柳，不知不觉间已绿了起来，绿得这样浅，这样轻，远望去迷迷蒙蒙，像是一片轻盈的、明亮的雾。我窗前的一株垂柳，也不知不觉在枝条上缀满新芽，泛出轻浅的绿，随着冷风，自如地拂动。这园中原有许多花木，这些年也和人一样，经历了各种斧钺虫豸之灾，只剩下一园黄土、几株俗称瓜子碴的树。还有这棵杨柳，年复一年，只管自己绿着。

少年时候，每到春来，见杨柳枝头一夜间染上了新绿，总是兴高采烈，觉得欢喜极了，轻快极了，好像那生命的颜色也染透了心头。曾在中学作文里写过这样几句：

嫩绿的春天又来了
看那陌头的杨柳色
世界上的生命都聚焦在那儿了
不是么？
那年青的眼睛般的鲜亮呵——

老师在最后一句旁边打了密密的圈。我便想，应该圈点的，不是这段文字，而是那碧玉妆成、绿丝绦般的杨柳。

于是许多年来，便想写一篇《杨柳辩》，因为历来并不认为杨柳是该圈点的，总是以松柏喻坚贞，以蒲柳比轻贱。现在呢，“辩”的锐气已消，尚幸并未全然麻

木，还能感觉到那柳枝透露的春消息。

抗战期间在南方，为躲避空袭，我们住在郊外一个庙里。这庙坐落在村庄附近的小山顶上，山上葱葱郁郁，长满了各样的树木。一条歪斜的、可容下一辆马车的石板路，从山脚蜿蜒而上。路边满是木香花，春来结成两道霜雪覆盖的花墙。花墙上飘着垂柳，绿白相映，绿的格外鲜嫩，白的格外皎洁。柳丝拂动，花儿也随着有节奏地摇头。

庙的右侧，有一个小山坡，草很深，杂生着野花，最多的是野杜鹃，在绿色的底子上形成红白的花纹。坡下有一条深沟，沟上横生着一株柳树，据说是雷击倒的。虽是倒着，还是每年发芽。靠山坡的一头有一个斜生的枝杈，总是长满长长的柳丝，一年有大半年绿阴阴的，好像一把撑开的绿伞。我和弟弟经常在这柳桥上跑来跑去，采野花，捉迷藏，不用树和灌木，只是草，已足够把我们藏起来了。

一个残冬，我家的小花猫死了。昆明的猫很娇贵，养大是不容易的。那是我第一次看到什么是死。它躺着，闭着眼。我和弟弟用猪肝拌了饭，放在它嘴边，它仍一动也不动。“它死了。”母亲说，“埋了吧。”我们呆呆地看着那显得格外瘦小的小猫，弟弟呜呜地哭了。我心里像堵上了什么，看了半天，还不离开。

“埋了吧，以后再买一只。”母亲安慰地说。

我作了一篇祭文，记得有“呜呼小花”一类的话，放在小猫身上。我们抬着盒子，来到山坡。我一眼便看中那柳伞下的地方，虽然当时只有枯枝。我们掘了浅浅的坑，埋葬了小猫。冷风在树木间吹动，我们那时都穿得十分单薄，不足以御寒的。我拉着弟弟的手，呆呆地站着，好像再也提不起玩的兴致了。

忽然间，那晃动的枯枝上透出的一点青绿色，照亮了我们的眼睛，那枝头竟然有一点嫩芽了，多鲜多亮呵！我猛然觉得心头轻松好多。杨柳绿了，杨柳绿了，我轻轻地反复在心里念诵着。那时我的词汇里还没有“生命”这些字眼，但只觉得自己又有了精神，一切都又有了希望似的。

时光流去了近四十年，我已经历了好多次的死别，到1977年，连我的母亲也撒手别去了。我们家里，最不能想象的就是没有我们的母亲了。母亲病重时，父亲说过一句话：“没有你娘，这房子太空。”这房子里怎能没有母亲料理家务来去的身影，怎能没有母亲照顾每一个人、关怀每一个人的呵斥和提醒，那充满乡土风味的话音呢！然而母亲毕竟去了，抛下了年迈的父亲。母亲在病榻上用力抓住我的手时说过，她放心，因为她的儿女是好的。

我是尽量想做到让母亲放心的。我忙着料理许多事，甚至没有好好哭一场。

两个多月过去，时届深秋。园中衰草凄迷，落叶堆积。我从外面回来，走过藏在衰草落叶中的小径——这小径，我曾在深夜里走过多少次啊。请医生，灌氧气；到医院送汤送药，但终于抵挡不住人生大限的到来。我茫然地打量着这园子，这时，侄儿迎上来说，家里的大猫——狮子死了，是让人用鸟枪打死的，已经埋了。

这是母亲喜欢的猫，是一只雪白的狮子猫，眼睛是蓝的，在灯下闪着红光。这两个月，它天天坐在母亲房门外等，也没有等得见母亲出来。我没有问埋在哪里，无非是在这一派清冷荒凉之中罢了。我却格外清楚地知道，再没有母亲来安慰我了，再没有母亲许诺我要的一切了。

深秋将落叶吹得团团转，枯草像是久未梳理的乱发，竖起来又倒下去。我的心一直在往下沉，往下沉——忽然，我看见几缕绿色在冷风中瑟瑟地颤抖，原来是那株柳树。在冬日的萧索中，柳色有些黯淡，但在一片枯黄之间，它是在绿着。“这容易生长的、到处都有的、普通的柳树，并不怕冷。”我想着，觉得很安慰，仿佛得到了支持似的。

清明时节，我们将柳枝插在门外，据说是可以辟邪，又选了两枝，插在母亲骨灰盒旁的花瓶里。柳枝并不想跻身松柏等岁寒之友中，它只是努力尽自己的本分，尽量绿得长一些，就像一个普通正常的母亲，平凡清白的人一样。

柳枝在绿着，衬托着万紫千红。这些丝丝垂柳，是会织出大好春光的。

1980年4月

一九八二年九月十日

写这篇文章,有些像写历史小说。因为记的是1982年9月10日这一天,而现在已是1985年底了。三年如逝水,那一天情景却仍然历历在目,没有冲淡,没有洗掉。看来应该记录在案。

三年前9月10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赠予父亲名誉文学博士学位。这是我侍87岁老父赴美的起因。

但这次旅行的实际动机是,据我们的小见识,以为父亲必须出一次国,不然不算解决了政治问题。所以才扶杖远涉重洋。总算活着出去,也活着回来。所获自不止政治上争了一口气和一个名誉博士。

我们在9月9日自匹兹堡驱车前往纽约,到市郊时已是黄昏,路边的灯不知不觉间亮了起来,越来越多。到哥大招待所时,黑夜已先我们而至了。从高楼的房间里下望,只见一片灯光的海洋,静止的闪烁的和流动的光,五彩缤纷,互相交叉,互相切入,好不辉煌。

10日上午,有几家报纸和电台来访,所问大多为来美感想。其中一位记者与我的兄长是宾州大学同学。大家又一次慨叹世界之小。在不断的客人中,清华老学长黄中孚出现在门前,宣称带来了熨斗,问我们的“礼服”是否需要熨一下。接着我在费城的几位女友联袂而至,带来四双鞋任我挑,因为据说我的鞋不大合格。这时我们不但惊世界之小,更喜人情之厚了。

下午4时,在哥大图书馆圆形大厅举行了隆重的授予名誉博士的仪式。仪式由哥大校长索尔云主持。上台的几个人都罩上了丝绒长袍,很庄严,可也很热。索尔云笑道:“荣誉和安逸是不能并存的。”

仪式最先由哥大哲学教授狄百瑞先生致词。这次赠授学位本系他所倡议。狄先生在香港中文大中学新亚书院讲学时,对他的介绍中有一句话:“先生本一介书生。”看到一位金发碧眼的书生,觉得很有趣。他致词中说:“我自己不能理解也不能同意近年来对冯先生的批评;我也不妄自评价他的行为的意义。我以为,他了解自己是有困难的,其中有尖锐的冲突。但是他忍耐,他永不失望,总是向着未来,相信中国和西方会有更好的了解。他是中国真正的儿子,也是哥伦比亚可尊敬的校友。他的学术研究为促进我们两大民族的了解,做出了很多贡献。”

之后由索尔云致词,授证书,戴兜帽。再由父亲致答词。这份答词已收入《三松堂自序》。他在答词中概括地讲述了自己60年哲学路程。最后再次引用了“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这两句诗。他的努力是保持旧邦的同一性和个性,同时要促进实现新命——现代化。请注意“旧邦新命”的提法首见于冯撰西南联大纪念碑文:“我国家以世界之古国,居东亚之天府,本应绍汉唐之遗烈,作并世之先进。将来建国完成,必于世界历史,居独特之地位。盖并世列强,虽新而不古;希腊、罗马,有古而无今。惟我国家,亘古亘今,亦新亦旧,斯所谓‘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者也。”碑文作于1946年。这次又提到这两句,强烈地表现了老人一贯热爱祖国精神,如日月昭昭,肺腑可见!

答词中还说,在国家统一、建立了强大的中央政府后,会出现新的广泛哲学体系,作为国家的指针。中国今天也需要一个包括新文明各个方面的广泛哲学体系来指导。对于这一点,父亲的挚友卜德提出了异议。

仪式之后是招待会,父亲坐在轮椅上和来祝贺的宾客握手,不少人问起我的创作,现在很觉惭愧。三年来我在这方面毫无进展。晚上为父亲举行的宴会上,有几位朋友讲了话。卜德先生是《中国哲学史》两卷本的英译者,曾数次到中国。他自己说,1978年是最后一次,那年他两次到北大,都未获准来见父亲。他确曾写过一信,说既然如此,他永不再来。如今逢此盛会,彼此感动可想而知。感动和欢喜不妨碍他坦率地说出自己的看法。意见不同也丝毫不妨碍友谊。这使我也感动和欢喜。

卜德那一段异议译文大意如下:“冯先生答词中说,一国政治的统一往往伴随着新的统一的哲学,并以为今天也要如此。可以理解,在任何时代和国家中,许多人——特别在他们经历了严酷的政治、社会紧张局面之后,会渴望有一个无

所不包的单一的体系,使他们知道如何待人处世,如何对待人类以外的世界,这体系会使人得到心理上的平安和有社会目的。但是如果这样,特别是官方支持时,就会走向教条主义和盲目的狂热,使人不敢提出问题。所以我以为,理智的多样思考,尽管会带来实际困难,总是比整齐划一为好。我以为,先秦的百家争鸣,汉以后佛道教的争辩,比后来政府支持的正统儒家,更能促进理性的发展。”

父亲后来说,当时无时间深谈,可是卜德说的不需要正统,这不需要本身也是一个正统。所以在一个时期中还是要有大多数人共同的思想。我很怕落入哲学的论辩,制止他再发挥。我以为一个时期大多数人共同的思想最好是自然形成而非人为强制。可以提倡,而不应禁止。数千年封建制度使我们习惯于统一,最好也渐渐习惯于不同、多样。

晚宴上发言的还有哥大副教授陈荣捷和哈佛教授杜维明。陈先生说,最重要的是,当别人都贬低中国传统文化时,在一片全盘西化的呼声中,冯先生写出了他的哲学史,使知识界重新信任自己的传统。他至少给了中国哲学以尊严,如果还不是荣耀的话。这就保证了他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杜先生说,冯教授最关心的是儒家文化的个性和为科学技术规定的世界文化二者的创造性综合。这和儒家那永远的追求不可分。那追求是:在使人性失去的世界中,追求充分的人的意义。

最后父亲讲了一则轶事:我们在旧金山机场遇到一位老人,攀谈起来。那位老先生问,你们来自中国,可知道冯友兰先生是否还在世?双方大笑后得知老先生也是哥大校友,比父亲高一班,老先生说大家都非常关心父亲的情况。晚宴结束了,父亲再次感谢哥大,也感谢在美国体验到的温暖的人情和理解。

回到房间里,凭窗而望,见灯光的海洋依旧。心头不觉泛起一阵温暖的波浪,这是人情的温暖,是逐渐了解的温暖。一张张含笑的面孔在眼前掠过,仪式上的,招待会上的,晚宴上的,还有两个多月来的新朋旧友,他们那关心的、寻求理解的目光比灯还亮。灯光的海洋流动着,夜复一夜。从昨晚到今晚,有多少页人生的书翻过了呢。

1985 年岁暮